

# 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类型研究

何志国

(华东师范大学 艺术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 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像大约从5世纪70年代兴起,以莲花手观世音造像为代表(A、B、C三型),6世纪初,模仿佛陀施无畏和与愿印说法形象的观世音造型开始出现(D、E、F三型),到北魏晚期(507~534年),说法的观世音形象的数量和类型超过莲花手观世音像,到北周、北齐时期(551~580年),说法印观世音像取代了莲花手观世音像,并且开始出现、流行以观世音为主尊,两侧胁侍菩萨夹侍一铺三尊,甚至一铺多尊的观世音造像(观世音三尊A、B两型)。姚秦鸠摩罗什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等记载,为观世音形象由5世纪后半流行莲花手,到6世纪变化为施无畏印和与愿印的佛典依据。6世纪不少民众把观世音视为佛,是金铜观世音像施无畏和与愿印流行的现实原因。

[中图分类号] J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53(2016)06-0070-15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6.008

[收稿时间] 2016-08-18

[关键词] 5~6世纪 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 类型 分期 特点

[作者简介] 何志国(1959~),男,四川绵阳人,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佛教艺术、汉唐美术考古。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2012年度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早期金铜佛像研究”(12ZS037)。

早期金铜佛是我国流行的主要佛教艺术种类之一。与早期金铜佛陀形象相比,早期金铜观世音造像形态丰富,富于变化,分布广泛,充分反映了普通民众的信仰。

前贤对早期金铜观世音像作了初步研究。1995年,李静杰收录17例手持莲花、题名观世音的纪年金铜像,将其命名为“莲花手观世音系”,分为两组,实为早、晚两期。<sup>[1]451-465</sup>1996年,王全力以北京故宫藏品为主,根据椭圆形和舟形光背的不同,将53例附光背式金铜菩萨像分为A、B两型,各分四期,从北魏晚期至隋代。<sup>[2]266-269</sup>2005年,金申将北魏太和时期观音分为三型:A型,右手持莲蕾,左手持净瓶,无缙带;B型,右手持莲蕾,左手披帛,有缙带;C型,右手持莲蕾,左手披帛,无缙带。<sup>[3]85-90</sup>

在上述研究中,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材料数量较少,分布零散,特点和分期不够清晰。总的说来,现有研究较为粗疏。本文收集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约150例,在可靠年代的前提下,对早期纪

年金铜观世音像类型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希望勾勒出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像丰富的特点和发展演变情况,为大量缺乏纪年的金铜观世音像的进一步研究和鉴定打下基础。

## 一、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类型

与佛陀形象受到佛典严格的三十二相要求、造型相对单调不同,观世音造像的造型要丰富得多,他与其他菩萨的原型就是释迦摩尼成道之前的王子形象,即早期印度贵族穿着华贵的形象。这是菩萨造型的图像来源。观世音造像的基本特征是:头戴花冠,头后有项光,上身裸露,身披帛,下身穿裙,赤足站立。

早期纪年观世音造像有单尊和三尊两类。其中,根据冠饰、手势、执物的组合不同,观世音造像单尊分七型,观世音造像三尊分二型。

作者的统计数据 限于篇幅,不能罗列统计表。



图1 王鐘造观世音立像,日本私人藏



图2 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保亮造铜菩萨立像,上海博物馆藏



图3 北魏孝文帝正光三年(522年)造观世音立像,河北省博物馆藏



图4 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观世音立像,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 (一)观世音造像单尊

根据冠饰、手势、执物的组合不同,观世音造像单尊可分为手持莲蕾、手持莲蕾+净瓶、手持莲蕾+花冠有缙带、花冠+施无畏和与愿印、花冠有缙带+施无畏和与愿印、手持杨柳枝+净瓶六种类型。

#### 1.A型

主要特征为观世音手持莲蕾。观世音一般造型为舟形光背,有项光和身光,立于圆台,下有四足方座。该型观世音像从公元470年至598年,可分六式。

式,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470年)王鐘夫妻为亡父母造观世音像。该像光背的主体为镂空的火焰纹;项光和身光素面,其上有圆弧形光云。观世音披发束髻,裸上身,颈带项圈,胸前挂璎珞,下穿贴体长裙;帔帛自颈后向下,分别绕手臂下垂,右手举莲蕾,左手下垂握帔帛,赤足站立于圆台莲座之上。四足方座壶门上端和两侧镂空成卷云纹形状。<sup>[4]391</sup>(图1)

式,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高要介造观世音像,与式造型相似,但光背无镂空,项光和身光边缘为宽带形,观世音头顶束发,足下圆台素面,方座壶门呈梯形,显得粗壮。座两侧有线刻供养

人像。从总体造型上看,式较式简洁、朴实。具有式特征的还有太和廿三年(499年)郭武恹造观世音像<sup>[5]76-77</sup>、兴和三年(541年)刘□造菩萨立像。可见式延续了50余年。

式,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保亮造菩萨立像,光背火焰纹呈剔地阳线,光背和身光边缘有一圈联珠纹,项光内圈有一圈宝妆莲瓣,外圈有一圈联珠纹,观世音头戴花冠,项圈之下还悬挂两串项链。<sup>[6]219</sup>因此,该式虽然与式造型接近,但较其细腻、豪华。(图2)

式,北魏孝文帝正光三年(522年)梁庚侖造观世音像,光背变修长,光背下部与台座相连,与前三式悬空不同,光背顶部呈锐角,观世音像和项光、身光较式简洁,项光形状不够规整。台座升高,四足变细长。<sup>[7]99</sup>(图3)

式,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观世音像,光背火焰纹为线刻,有些模糊,项光和身光也较为简单,观世音花冠较大,帔帛形态变化较大,像宽大的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87页图,第254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257页图a,第278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披肩,在腹前呈X形交叉,帔帛两端下垂至足,呈浮雕形态,不像前几式呈柔软线条状,交缠在两臂。台座变成双层四足台座。(图4)

式,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菩萨立像,光背和造像简化、粗率,光背线状纹样浮浅,造像细节不清楚。台座回归成单层四足台座。

## 2.B型

主要特征是观世音手持莲蕾与净瓶,观世音一般造型为舟形光背,有项光和身光,立于圆台,下有四足方座。该型观世音像从公元478年至521年,分六式。

式,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年)落陵委造观世音像。舟形光背较短,顶部呈钝角,线刻火焰纹饱满,两重圆形项光和单重舟形身光均为素面。观世音头戴花冠,线状帔帛自颈后经上臂在腹前绕一圈,从肘部下垂;右手持莲蕾,莲蕾甚大,左手下持净瓶;裸上身,下穿长裙贴体,站立于圆台上。圆台下方座四足粗大,显得厚重,素面,壶门呈梯形。<sup>[8]24</sup>(图5)属于该式的还有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的太和八年(484年)丁柱造观世音像<sup>[4]409</sup>、博兴出土正始二年(505年)朱德元造观世音像<sup>[8]33,35</sup>。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件观世音像帔帛都具有从颈后在腹前绕一圈的特

点,而且它们都有乐陵县(或落陵)的铭文,说明其制作地为同一地区。

式,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造观世音像。光背朴素,边缘为密集的线状纹,圆形项光和舟形身光均为素面。观世音束发,裸上身,下穿长裙,帔帛由数条柔软的线条组成,从颈后伸出,缠绕双臂下垂。<sup>[4]431</sup>

式,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年)□妙□夫妻造观世音像。舟形光背变长,火焰纹饱满,四重项光和三重身光,项光有索瓣纹和重瓣莲花,身光边缘为索瓣纹。观世音头戴花冠,系缯带,帔帛变得复杂:除了从颈后伸出,缠绕双臂下垂外,还从双肩向下交叉,在胸腹前形成X形,腰部系带,在左手下方还刻意表现了三道菱形纹,这显然是生搬硬套犍陀罗衣角表现体积感的方式。观世音手持莲蕾,莲茎呈S形,莲蕾含苞欲放,造型优美。观世音脚下圆台上有宝妆莲花。<sup>[4]437</sup>(图6)

式,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王□奴造观世音像。光背变瘦长,火焰纹尾部拉长,呈剔地阳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4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593页图c,第318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



图5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年)落陵委造观世音像



图6 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年)□妙□夫妻造观世音像



图7 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王□奴造观世音像



图8 北魏孝明帝熙平三年(518年)县任造观世音立像,日本香川私人藏



图9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观世音菩萨立像,河北省博物馆藏



图10 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韩愿造观音立像,出光美术馆藏



图11 北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8年)故六口阿奴造观世音像



图12 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张莲造观世音像

线纹,光背边缘有一圈连珠纹,项光饰宝妆莲,边缘也有一圈连珠纹。观世音头顶施本该是佛陀的肉髻,右手侧施无畏印,左手持净瓶。帔帛从双肩向下交叉,在胸腹前形成X形,在肩部形成了宽大的披肩形状,边缘上卷,帔帛下摆向下外撇,处理较为夸张,使得光背下端形成向外分叉之势。方座四足变宽,往上逐渐变窄,使壶门呈现倒梯形。(图7)属于该式的还有北魏孝明帝神龟(518~519年)杨洛山造观世音像。

式,北魏孝明帝熙平三年(518年)昙任造观世音像。身后有三重舟形身光,素面,无项光。观世音像体积较大,造型为浮雕,头戴精致的花冠,缙带向外平伸后下垂。观世音面目清秀,长颈,颈带项圈,帔帛从双肩向下交叉,在腿前形成X形,帔帛下摆向下外撇。从形式上观察,浮雕之上的线条处理富于程式化。该像制作工艺精良。<sup>[4]438</sup>(图8)

式,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史奴夫妻造观世音像,光背上的火焰光细长、浮浅,身光和项光较小,项光有浮浅的宝妆莲,双层四足台座,上层方座壶门镂雕四足动物。

### 3.C型

主要特征是手持莲蕾与花冠系缙带。一般造型

为舟形光背,观世音有项光和身光,立于圆台,下有四足方座。该型观世音从公元471年至548年,分六式。

式,北魏献文帝皇兴五年(471年)仇寄奴造观世音像。光背火焰光饱满,项光和身光有宽边缘,项光装饰宝妆莲。观世音头戴花冠,系冠缙带两侧各有两条,上下飞舞,形似蝴蝶,裸上身,颈佩项圈,璎珞在腹前交叉呈X形,下穿长裙,帔帛自颈后向下从两臂缠绕下垂,右手持莲蕾,左手握帔帛,赤足立于饰有宝妆莲圆台座。其下为四足方座,方座四足低矮、粗壮,壶门很像古建筑的立面。<sup>[4]396</sup>属于该式的还有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赵□□造观世音像,<sup>[4]407</sup>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年)阿行造观世音像。(图9)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9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167页图a、b,第264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168页图a、b,第264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25《雕塑篇·魏晋南北朝雕塑》,九三《铜造像》图版说明,第35页。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257页图,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140页图c,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图 13 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561年)杨氏造观音立像, 菲利尔美术馆藏 图 14 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年)张廻周造观世音像 图 15 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李其麟造观世音立像, 日本静嘉堂藏 图 16 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年)王□知造观世音像

式,北魏孝文帝太和廿二年(498年)吴道兴造观世音立像,光背火焰纹数量减少,形状变大,项光缺失,只有素面舟形身光,观世音花冠简化,蝴蝶状缯带变小。台座壶门方正。<sup>[4]428</sup>

式,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韩愿造观世音像。光背火焰纹变长,为剔地阳线纹;三重圆形项光和两重舟形身光,项光有一圈方孔圆钱形和宝妆莲,身光有一圈方孔圆钱形图案。花冠缯带下垂及肩;与其他各式不同,左手持莲蕾,右手握帔帛。台座线刻两位供养人,也各持一莲蕾。<sup>[4]432</sup>(图 10)属于该式的还有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杨国造观世音像。<sup>[4]430</sup>

式,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胡婁婁造观世音像。光背尖锐,火焰纹变小、细长。两重圆形项光装饰莲瓣纹,项光之上有光云,三重身光素面。观世音花冠缯带下垂,璎珞呈U形。圆台扁平、素面,方座壶门呈倒梯形。属于该式的还有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荣□明造观世音立像。<sup>[4]436</sup>

式,北魏孝静帝兴和四年(542年)比丘道恩造观音像。光背火焰纹变大、饱满,数量减少,缺失项光和身光。观世音花冠缯带向外平直伸出,再下垂;

帔帛宽大自双肩下垂,颇似宽袖,然后在腹前交叉成X形,下摆外撇。方座升高,上方有线刻索瓣纹,四足变长。

式,北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故六□阿奴造观世音像。光背变成纵椭圆形,边缘设置镂空飞鸟,火焰纹简化,呈剔地平雕,边缘以阴线修饰。观世音花冠向外平直伸出后再下垂,表现程式化,颈戴项圈和挂坠,帔帛在胸腹前交叉穿壁,两侧帔帛下垂至足。立于莲台方座,方座四足修长。<sup>[9]1-2</sup>(图 11)

#### 4.D 型

主要特征是“花冠+施无畏(右手)和与愿印(左手)”的组合。该型观世音金铜像数量多,根据舟形和椭圆形光背的差异,再细分为a、b两个亚型。

Da为舟形光背,一般造型是舟形光背有火焰纹,圆形项光和舟形身光,观世音头戴花冠,帔帛从双肩向下交叉呈X形,站立于圆台,下为四足方座,可分为六式。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167页图c,第264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6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式,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韩□□造观世音像。光背顶部较尖锐,成锐角,火焰光瘦长,为剔地阳线纹,圆形项光素面,多重舟形身光。观世音头戴束发花冠,施无畏印掌心向内;帔帛在肩部宽大,颇似披肩,自双肩下垂,在胸腹前交叉穿壁,呈X形,然后交缠两臂下垂;下身穿长裙,立于圆台。下为四足方座,壶门呈倒梯形。该像施无畏印姿势较为罕见,一般施无畏印是掌心向外,不过,掌心向内施无畏印的在犍陀罗艺术已有先例。

式,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张莲□造观世音像,光背稍微饱满,三重项光和身光,项光形状不够规整。观世音头大身小,施无畏印和与愿印。圆台较高,上刻尖锐的莲花纹,下为四棱台座,壶门为梯形。(图12)

式,北魏孝庄帝建义二年(529年)□清造观世音像。光背瘦长、尖锐,线刻卷云纹,两重项光,上有莲花纹,三重身光,卷云纹、项光和身光为点凿而成,纹饰浮浅。观世音头戴花冠嵌壁,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垂。素面圆台,四足修长。<sup>[4]450</sup>

式,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561年)杨氏兄弟造观世音像。光背上部尖锐,主体部分略呈长方形,火焰纹饱满,篆刻而成,线条不甚流畅,无身光,项光内有三重圆形,外有一重宝珠形。观世音束发,花冠简洁,似肉髻,五官造型准确,面带笑容,颈细长,帔帛从双肩下垂,在腿前形成较长的U形,裙摆两层,较为复杂、写实。两层四足台座,素面。<sup>[4]463</sup>(图13)

式,北齐后主天统四年(568年)萨□造观音像。光背上部尖锐,下面较宽,上有稀疏的线刻卷云纹;三重圆形项光和四重舟形身光,内层项光有肥大的莲瓣纹。帔帛自双肩在腹前交叉下垂,再向上绕经双手在身体两侧下垂至足,衣纹简括。台座高大、厚重,壶门略呈倒梯形。

式,北齐后主武平六年(575年)野奴造观音立像,光背篆刻浮浅的线状纹,圆形项光两重,边缘有一圈联珠纹,内圈有莲瓣纹,舟形身光边缘修饰短线纹。帔帛自颈后经胸前下垂至足。圆台座有覆莲纹,方座有三孔。<sup>[4]465</sup>

Db为椭圆形光背,一般造型是椭圆形光有火焰纹,圆形项光和舟形身光,观世音头戴花冠,帔帛从两肩向下交叉呈X形,站立于圆台,下为四足方座,

可分为五式。

式,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年)张迴周造观世音像。光背为椭圆形,较为瘦长,最大直径在上部,线刻火焰光饱满、较大,篆刻刚劲有力,圆形项光内有硕大莲瓣纹,长方形身光带嵌入弧形纹样。观世音头戴花冠,胸佩V字形项圈,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帔帛经过两手腕下垂,两端外撇,垂至莲座,在腿前交叉,露出的大部分是不规则的U形衣纹。观世音立于宝妆莲座之上,下为四足方座,高大,素面,壶门为长方形。(图14)

式,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李其麟夫妻造观世音立像。光背椭圆形匀称,边缘由联珠纹和小矩形形成纹饰带,火焰光流畅,技法为剔地浮雕加阴线纹修饰;双重圆形项光和舟形身光边缘跟光背边缘一样,由联珠纹和小矩形形成纹饰带,项光内层有莲瓣纹。观世音头戴束发花冠,面带微笑,颈佩项圈,裸上身,下身穿裙,璎珞自双肩下垂在腹前形成X交叉,系于壁,帔帛自双肩下垂在腿前形成X带状交叉,裙摆两层,边缘用折线表现层次感,裙摆两端向下外撇。观世音立于覆莲座上,四足方座低矮。该像鎏金保存较好,制作细腻、精美。<sup>[4]444</sup>(图15)

式,北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年)张永贵造菩萨立像。光背椭圆形流畅,最大直径在中部,线刻火焰光饱满,扁圆形项光内刻卷草纹,三重舟形身光。观世音头戴花冠,花冠似巾帽,帔帛在腹前呈X形交叉,立于宝妆覆莲座,四足方座厚重。该像制作简洁。

式,北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女堆造菩萨立像。椭圆形光背的最大直径在上部,下部内收,显得上宽下窄,上刻浮浅、潦草的线状纹,三重纵椭圆形项光,两重舟形身光,圆台和方座粗壮,壶门呈梯形。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139页图b,第261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0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416页图b,第300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139页图a,第261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李静杰主编《中国金铜佛》图67,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257页图c,第278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式,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年)王□知造观世音像。光背椭圆形流畅,上刻浮浅的线状纹;三重圆形项光,外重和内重有一圈连珠纹,中间一重分为七格,可能拟凿莲瓣纹未果。帔帛在腿前呈X形交叉,两端再经两手腕下垂至足。(图16)

#### 5.E型

花冠有缙带+施无畏和与愿印,同D型一样,根据舟形和椭圆形光背的差异,可细分为a、b两个亚型。

Ea为舟形光背,可分为六式。

式,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年)□侯造观世音像。光背饱满,满布密集的线状纹;三重纵椭圆形的项光和舟形身光,项光内圈线刻大小不一的莲瓣纹。观世音束发戴花冠,系缙带较短,花冠上方凿有密集的线状纹,眉间有白毫相,施无畏和与愿印,帔帛形状不明,只见下身衣纹向下外撇。观世音立于圆台和粗壮、低矮的方座,方座正面线刻四叶纹。该像制作较为粗糙。属于该式的还有北魏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年)宣景建夫妻造弥勒菩萨立像、北魏孝明帝昌三年(527年)姜安成造观世音像、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年)弓黑等造观音像。

式,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520年)韩□□造观世音像。光背瘦长,三重项光和舟形身光,内层项光有方形莲瓣纹。观世音头戴花冠,缙带垂至两臂,颈佩项圈,帔帛自双肩向下在腹前交叉,呈X形,穿长裙,裙摆外撇,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净瓶,立于莲座,下有双层四足方座。<sup>[44]</sup>(图17)

式,北魏孝静帝兴和四年(542年)比丘道恩造观音像。光背瘦长,上部尖锐,有八组硕大的线刻火焰纹,无项光和身光。线刻缙带下垂,帔帛在双肩形成宽大的衣袖,手下有并排两道U形衣纹,右手持莲蕾,左手持物,立于圆台,下有四足方座,壶门呈长方形。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423页图f,第299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169页图b,第265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188页图b,第268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412页图a,第299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6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图17 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520年)韩□□造观世音立像,菲利尔美术馆藏 图18 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年)郑络兴造观音立像,日本富冈美术馆藏 图19 隋文帝开皇廿年(600年)观世音像 图20 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506年)清信造观世音像,佐野美术馆藏



图 21 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 年)薛明陵造立像 图 22 北齐文宣帝天保十年(559 年)光仁造菩萨立像 图 23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 年)戒罗造菩萨立像 图 24 隋炀帝大业四年(608 年)弥造菩萨立像

式,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 年)郑络兴造观世音像。火焰纹简洁、修长,观世音身后有舟形身光。头戴束发花冠,缙带下垂呈 S 形,颈佩项圈,璎珞自双肩交叉,在胸前系于璧,形成 X 形,双肩有圆形饰,裸上身,帔帛交于双臂后下垂,下穿长裙垂至足。莲座呈浮雕莲蓬形,下有四足矮座,壶门呈横椭圆形。<sup>[4]456</sup>(图 18)

式,北齐后主武平二年(571 年)宣景兴造观世音像。光背宽大,顶部尖锐,火焰纹模糊,又似卷云纹,圆形项光图案丰富,外圈为缠枝荷叶,内圈为宽大、扁平的莲瓣纹。观世音头戴花冠,缙带下垂,颈佩项圈,帔帛缠绕,在腿前形成长长的 U 形衣纹,顺手臂下垂披帛至莲台,形成透空,下穿长裙,系带,垂至足。莲座呈浮雕莲蓬形,下有长方形四足高座。<sup>[4]464</sup>

式,隋文帝开皇廿年(600 年)观世音像。光背纹饰模糊,圆形项光外有一圈宽大、扁平的莲瓣纹。观世音头戴花冠,缙带似发辮下垂,帔帛自双手延伸自然下垂。观世音立于四足方座之上的圆台。(图 19)

Eb 为椭圆形光背,可分为六式。

式,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506 年)清信造观世音像。椭圆形光背两侧边缘各有三枚莲蓬,顶部一枚莲蕾,光背上面有稀疏的线状纹,圆形项光有线刻饱满的莲瓣纹,身光线条较直。观世音头戴花冠,花冠颇长,缙带平直伸出再下垂,宽大的帔帛自肩向

下,在胸前交叉呈 X 形,再系带,下穿长裙,帔帛两端在身体两侧下垂至足部外撇,施无畏与愿印。圆形台下有两层四足方座。<sup>[10]58</sup>(图 20)

式,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 年)明敬武造观世音像。线刻火焰饱满,数重圆形项光和舟形身光,项光内有莲瓣纹。观世音头戴花冠,面容丰满,略带微笑,宽大的缙带下垂,帔帛在胸前交叉,然后在身体两侧下垂至足,立于宝妆莲座,下为四足方座。<sup>[8]36 38</sup>

式,北魏孝明帝孝昌四年(528 年)宗明造观世音像。光背瘦长,线刻火焰纹,三重扁圆形项光,两重舟形身光。观世音戴花冠,缙带上翘后下垂,帔帛在胸前交叉成 X 形,再从两手下垂至足下,圆形台下有两层四足方座。属于该式的还有永安三年(530 年)冯女造观世音像。<sup>[10]61</sup>

式,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 年)薛明陵造立菩萨。光背瘦长,顶部尖锐,线刻稀疏的卷云纹,五重圆形项光和舟形身光,边缘均为一圈联珠纹。观世音头戴花冠,缙带下垂,帔帛在腹前交叉呈 X 形,两端再经双手下垂至台座,帔帛也为联珠纹所修饰,宝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 593 页图 a,第 318 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 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 169 页图 c,第 265 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 年。



图 25 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杨毛思庆造观世音三尊立像 图 26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杨兰景造观世音三尊立像

妆圆台座下为四足方座。该像制作细致。<sup>[8]94-85</sup>(图 21)

式,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阎□嵩造菩萨立像。光背最大直径在上端,上部尖锐,线刻稀疏、不规则的卷云纹,项光内有莲瓣纹,身光线条较直。观世音花冠、缙带、帔帛模糊,只有无畏和与愿印较突出,圆台和方座较高。该像制作粗率。

式,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信都海通造菩萨立像。光背尖锐,线刻不规则的卷云纹,圆形项光外圈有变形的植物图案,内圈为方形莲瓣纹。观世音花冠似磨光肉髻,缙带顺头下垂,帔帛交织成不规则的U形,其余再经双手、身体两侧下垂至台座。高圆台上有宝妆莲,四足方座较高。<sup>[5]88-89</sup>

#### 6.F 型

主要特征为头后有宝珠光的圆雕观世音立像,其中大部分手持杨柳枝和净瓶,分六式。

式,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观世音像。宝珠项光置于头肩部,形状和结构颇似A至E型的光背,顶部呈钝角,有火焰光,圆形项光和舟形身光,只是纹样模糊,体量大为缩小,置于观世音头后。观世音基本上为圆雕,造像头戴束发高冠,宽肩细腰,身体轮廓清晰;颈佩项链挂坠,左肩向右下方斜披璎珞,在下腹系于宝珠,再向下分布于双腿;下身穿长裙,帔帛像细长带,绕双肩顺手臂蜿蜒下垂。观世音右手上举弯曲的杨柳枝,左手下垂握净瓶,立于腰鼓形莲台之上,其下为四足方座。

属于该式的还有: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陈弘造弥勒菩萨立像、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董钦造像。<sup>[11]97</sup>

式,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39年)康生造观世音像。宝珠形项光置于头部,呈扁圆形,顶部尖锐,其外火焰底纹之上有七尊小化佛,其内有数圈圆形项光和莲瓣纹。头戴花冠,缙带像发辫自然下垂,璎珞呈X形在胸前交叉,帔帛从肩部顺身体两侧自然下垂,右手持净瓶,左手上举,立于莲座。属于该式的还有兴和元年(539年)观世音像。

式,北齐文宣帝天保十年(559年)□光仁造菩萨立像。宝珠形项光有一圈扁平、肥大的莲瓣纹。造像头戴花冠,缙带下垂,帔帛呈两个不规则的长长的U形,在腿前交叉,然后经两手、顺身体两侧下垂外撇,至圆台,下为四足方座。

式,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徐大智造立菩萨像。葫芦形项光,其上有五尊化佛。造像头戴花冠,缙带自然下垂至上臂,帔帛从双肩下垂,形成两道U形衣纹,其余顺身体两侧自然下垂至台座,帔帛之外为交叉的璎珞;右手上举杨柳枝,左手握净瓶。圆台座高耸,下为梯形方座,座上两侧蹲立二兽。<sup>[10]79</sup>

式,西魏武帝天和七年(572年)观世音像。项光已失。头戴花冠,缙带下垂,帔帛斜披,颈佩项圈,璎珞在腹前呈X形交叉于壁;右手举杨柳枝,左手握净瓶,足踏仰覆莲花座,底座为八边形。属于该式的还有: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常聪造观世音像、<sup>[5]90</sup>开皇九年(589年)王元长造菩萨立像。<sup>[10]86</sup>

式,隋炀帝大业元年(608年)菩萨立像。宝珠形项光置于头部,其上刻稀疏的线状纹和肥大的莲瓣纹。头戴花冠,胸前垂U形帔帛,其外有长长的U形璎珞,隐约可见手持杨柳枝和净瓶,立于高座莲台,下为四足方座。<sup>[4]476</sup>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593页图b,第318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何志国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收集。

何志国于山东青州博物馆收集。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5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403页图b,第297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467页图b,第306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 (二)观世音造像三尊

根据舟形和椭圆形光背的差异分为 A、B 两种类型：A 型为舟形光背，B 型为椭圆形光背。

### 1.A 型

舟形光背，分三式。

式，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 年)戒罗□造菩萨立像多尊(图 23)共计一铺七尊：主尊、二胁侍、二弟子、二护法。舟形光背顶部尖锐，硕大的火焰纹，观世音头后有莲瓣纹项光。头戴花冠，悬缙带，施无畏、与愿印，腹前挂 U 形帔帛，再经双手绕至身体两侧下垂；下穿长裙，立于高台莲座。观世音两侧立二胁侍，均为宝珠形项光，一戴尖顶帽，一戴冠，观世音足前下方，二弟子，光头，身穿袈裟，作揖，立于方座之上；座外伸出二护法力士。<sup>[4]484</sup>属于该式的还有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 年)王贾氏造观世音立像多尊。<sup>[4]485</sup>(图 23)

式，隋文帝仁寿元年(601 年)张见造观世音像三尊。舟形光背长且直，光背顶部边缘装饰连弧形，顶尖作一化佛，有宝珠光，光背上部线状镂空。分布五尊化佛，观世音居中，头后线刻三道圆形项光，头戴花冠，面带微笑，缙带披肩，内着袒右袈裟，披双重 U 形帔帛，在腿前交叉，再绕经双手在身体两侧下垂，站立圆台高座。观世音两侧站立二菩萨，有宝珠光，头后衣着与观世音相同，双手作揖。<sup>[8]118-119</sup>

式，隋文帝大业四年(608 年)弥□造菩萨立像一铺三尊。光背尖锐，且与二胁侍宝珠形项光融为一体，形状奇特，有线状纹，主尊头后有巨大的线刻项光，外圈为莲瓣纹，内圈为放射状纹。主尊戴冠，施无畏、与愿印，帔帛在腹前形成呈 U 形长带下垂，再经双手后沿身体两侧下垂。二胁侍衣冠与主尊相似，更加简括，双手作揖，立于方座两侧伸出的莲座上。双层四足方座。(图 24)

### 2.B 型

椭圆形光背，分三式。

式，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 年)毛思庆造观世音立像一铺三尊。剔地浮雕火焰纹；三重巨大的浮雕项光，其外有两重带状圆形项光，其中为带萼片的肥大莲瓣纹，其内为圆形项光；三重椭圆形身光。观世音头戴花冠，戴项圈，内穿袒右袈裟。两重不规则的 U 形帔帛在腹前交叉，再经双手在身体两侧下

垂至台座。下穿长裙，施无畏和与愿印，立于高台宝妆覆莲之上。二胁侍头后有宝珠光，立于从四足方座延伸出的莲台之上。(图 25)属于该式的还有北齐后主武平二年(571 年)刘树臣造观世音像三尊。<sup>[8]92-93</sup>

式，北齐后主武平元年(570 年)秦凉造菩萨立像三尊。光背、项光和身光边缘均为一圈联珠纹，光背有线刻卷云纹，巨大的项光内有两圈带萼片的肥大莲瓣纹。观世音头戴大花冠，缙带下垂，项链有大挂坠，下穿长裙，两重不规则的 U 形帔帛在腹前交叉，无畏印和与愿印巨大。二胁侍头后有宝珠光，似着肉髻，双手作揖，站立于从主尊圆台两侧伸出的莲台，下为四足方座。<sup>[4]464</sup>

式，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 年)杨兰景造观世音立像三尊。光背有线状纹，其余与式相似，但制作简括、粗率。<sup>[5]87</sup>(图 26)属于该式的还有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 年)侯兴国造菩萨立像三尊。

## 二、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各类型演变趋势

以下从各型观世音造像光背、项光和身光、头饰和帔帛、台座四方面，考察其演变趋势，为下一步分期和归纳特点，奠定基础。

### (一)观世音造像单尊

#### 1.A 型

光背。舟形光背由宽大向细长变化，尤其顶部从最初的钝角逐渐变小成为锐角，直至非常尖锐。火焰纹由细致，逐渐变得粗糙，直至消失。

项光和身光。式、式为单重项光和身光，项光呈圆形，身光呈舟形，朴素、规整；到式项光和身光边缘出现一圈联珠纹，项光有两层，内圈有一圈宝妆莲瓣，繁复、细腻；式以后，项光和身光虽然增加到数重，但形状变得不够规整。

头饰和帔帛。式、式为束发，式以后变成花冠，且头饰呈现出由清晰变模糊的趋势。至式帔帛自颈后向下，然后绕手臂下垂，式开始像宽大的披肩，在腹前呈 X 交叉，帔帛两端下垂至足，式变得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 573 页图 c，第 316 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 年。

季崇建《上海博物馆藏纪年佛教造像考证》，《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 年。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 573 页图 a，第 316 页铭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 年。

简括。

台座。呈由低矮、厚重到逐渐升高的趋势,四足变得细长,式出现双层台座。

## 2.B型

光背。舟形光背由稍短、宽大向细长变化,从式开始顶部变得尖锐,下端两角由于向外撒开的下摆而外撇。

项光和身光。式项光和身光朴素无纹,式出现绳索纹和莲花,式项光出现宝妆莲,身光绳索纹愈加细腻,以后简括。

头饰和帔帛。式观世音头戴简单的花冠,或者束发;式花冠细腻,系缙带下垂;式则是佛之肉髻;式花冠系缙带,飘至双肩;式花冠简化。

式帔帛或绕至腹前,或绕至双臂;式出现帔帛绕双臂和在腹前交叉呈X形并存,其后帔帛在腹前交叉呈X形。

台座。台座呈现四足低矮、粗壮,然后逐渐升高,变修长。壶门从式开始由梯形变为倒梯形。式出现双层台座。

## 3.C型

光背。舟形光背由稍短、宽大向细长变化,从式开始顶部变得尖锐,式变成纵椭圆形,边缘出现镂空飞鸟。

项光和身光。各式之间起伏变化大:式身光朴素无纹,但式项光有宝妆莲,式无项光,式无项光和身光,式项光和身光多重,内有方孔圆钱纹和莲瓣纹,式回归简朴。

头饰和帔帛。式观世音花冠为蝴蝶式缙带;式紧贴花冠下垂;式缙带向外平伸,再下垂至肩。至式帔帛自颈部下垂,缠绕双臂,腹前有交叉璎珞;式帔帛宽自大双肩下垂,在腹前交叉成X形。

台座。由低矮、厚重向修长、轻盈发展,大多朴素无纹,仅式刻手持莲蕾的供养人形象。

## 4.D型

有Da和Db两个亚型。

### (1)Da型

光背。变化较为复杂:式光背顶部较尖锐,式变饱满,其后各式再变尖锐,而且各式光背形状差异较大。式火焰纹修长,式变饱满,以后逐渐

蜕化成卷云纹、细线纹。

项光和身光。项光式为圆形,式形状不规则,式呈宝珠形,其后又回归圆形。至式多重舟形身光,式身光消失,式又重新出现。

头饰和帔帛。花冠变化不够明显,只是式像肉髻。帔帛总体上存在由繁到简的变化趋势,大多数在胸前呈X形,只有式帔帛呈U形衣纹,式像长围巾在胸前下垂。

台座。式四方形座;式台座变成四棱台形;式变成双层台座;式台座有矩形孔,可能插配供养人、博山炉之类。台座总体上存在由低矮、粗壮向修长、高大发展趋势。

## (2)Db型

光背。光背形状由式瘦长,变为式匀称,再变为式流畅,式上宽下窄,式复归流畅。光背上有至式的火焰纹,后演变成式浮浅的线状纹。

项光和身光。项光由圆形、扁圆形演变成纵椭圆形,再复归圆形,雕刻由流畅(如式)、精致(如式),变成简洁、粗率(如式)。身光由长方形变成舟形。

头饰和帔帛。式为束发花冠,式为巾幅式花冠,式简略。帔帛式在腿前交叉,呈现不规则的U形衣纹,式以后在腿前交叉,形成X形,两侧下垂至足。

台座。一般粗大、厚重,唯式为矮座。

## 5.E型

有Ea和Eb两个亚型。

### (1)Ea型

光背。光背结构复杂,总体变化趋势是由饱满变修长。式为密集的线性纹样,式出现火焰纹,由细长到式最饱满,式又变细长,式模糊。

项光和身光。式为椭圆形项光、舟形身光;式项光消失;式为圆形项光;式项光、身光消失;式恢复身光;式项光新出现缠枝荷叶图案,可能受到青州石刻造像碑的影响。

头饰和帔帛。式花冠缙带最为突出,以后逐渐变小,到式变得像发髻。

台座。式低矮,式升高,式变成双层,式继续升高,式变矮,式再升高,式再变矮。方座

上的圆台，式素面，、式为线刻莲瓣纹，式素面，式、式变成高浮雕莲蓬形座。

## (2)Eb 型

光背。由式修长变为式饱满，式瘦长，且上部尖锐，式复归饱满，最大直径在上部。式线状纹稀疏，式为饱满的火焰纹，到式变为卷云纹，式再变为稀疏的线状纹。

项光和身光。式圆形项光内有饱满的莲瓣纹，身光线条较直；式多重项光和身光，圆形项光内莲瓣变尖锐；式身光和扁圆形项光素面；式多重项光和身光被联珠纹修饰；式项光形状不规则，身光线条变直；式圆形项光有浮雕变形的植物图案和方形莲瓣纹。

头饰和帔帛。式花冠较长，帔帛呈X形交叉；

式花冠和缙带复杂，帔帛交叉后在下方形成两个不规则的U形；式花冠变小，缙带像发辫上翘；式花冠刻画细腻，缙带小辫下垂；式花冠和缙带简略，式花冠像磨光肉髻，缙带像长发对称披肩。

台座。式为双层四足方座；式方座较矮，圆台上饰宝妆莲；式复为双层四足方座，但上座低矮，下座高大；式与式相似，可能为相同地区的传承；式高座，圆台也升高；式圆台上增加宝妆莲。

## 6.F 型

光背。式宝珠形项光脱胎于早期光背，顶部呈钝角；式顶部则变成锐角，有七尊化佛；式宝珠光有肥大的莲瓣纹；式呈葫芦形；式项光已失，形制不明；式变瘦长，线刻莲瓣纹。

头饰和帔帛。式戴高冠；式缙带似发辫；式冠带模糊；式花冠细腻，缙带较长；式缙带披肩；式花冠无缙带。式帔帛细长，式帔帛交叉，式帔帛呈双重U形，式帔帛斜披，式帔帛在胸前呈U形。

台座。式为双层四足方座，其上为腰鼓形莲台；式为梯形矮座，其上莲座较高；式为四足方座；式与式相似；式底座为八边形的莲台高座；式复为四足方座，其上为高莲座。

## (二)观世音造像三尊

### 1.A 型

总体呈现由繁到简趋势。

光背和组合。式一铺七尊，光背顶部较尖锐，硕大火焰光；式一铺三尊，光背上部镂空，有化佛，雕刻细腻；式一铺三尊，光背与胁侍宝珠光融为一体，线刻纹样，雕刻简洁。

项光和身光。式主尊有莲瓣纹项光和舟形身光，二胁侍为宝珠光；式主尊为三重圆形项光，二胁侍为浮雕宝珠光；式主尊为巨大的圆形项光，内有莲瓣和放射纹，二胁侍为线刻宝珠光。

头饰和帔帛。式主尊戴花冠缙带；式与式相仿，式戴冠。式帔帛呈U形挂在身前；式帔帛呈两个不规则U形交叉，式则呈U形长带下垂。

台座。式四足方座上有圆台高座，式方座圆台，式双层四足方座。

## 2.B 型

三尊布局、光背、项光和身光、头饰和帔帛、台座大体相似，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技法上面：式纹样为剔地平雕和浮雕；式以线刻为主，边缘流行联珠纹；式流行线刻。总体趋势是制作由细致向简括、粗率演变。

## 三、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分期和特点

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可分六期。

第一期(470~489年)北魏献文帝皇兴至孝文帝太和前期，观世音单尊像的初始期，出现三种类型A、B、C。这三类观世音像共同的特征是手持莲蕾，即俗称“莲花手观世音”。其区别在于A型仅持莲蕾，B型在此基础上加持净瓶，C型花冠两侧增加蝴蝶形缙带。这一期观世音造像特点是光背宽阔，顶部较钝，光背有流畅、舒展的火焰纹，圆形带状项光和舟形身光，观世音束发(A、B)戴花冠者有蝴蝶形缙带(C)，裸上身，戴项圈，挂V形(A)或X形璎珞(C)，穿贴体长裙，A、C柔软的帔帛从颈后经双肩绕两臂，脚踏低矮圆台莲座，其下为粗壮、厚重的四足方座。B的帔帛披着方式有所不同，从颈后在胸前缠绕。类似帔帛披着方式还有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的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丁柱造观世音像<sup>[40]</sup>、博兴出土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年)朱德元造观世音像<sup>[1033-35]</sup>。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件时间略有先后的观世音像，都有乐陵县(或落陵)的铭文，说明帔帛在胸前缠绕这一制作特征均来自于乐陵地区，这可能是当地独特制

作风格的体现,延续了二十余年(484~505年)。C型也延续了十余年(471~189年)。

该期最早的观世音像是“皇兴四年七月九王锤夫妻为亡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sup>[4]391</sup>，“皇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年号，“皇兴四年”即公元470年，这是迄今有铭文记载的最早的观世音金铜像。不过，从成熟的造型可以看出，这已不是最早的观世音像。

第二期(490~506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后期至宣武帝正始时期，出现A、A、B、C、C，增加Eb，本期与第一期接近，大致流行和延续“莲花手观世音”，而且A这种观世音手持莲蕾、帔帛交缠双臂、立于粗壮方座的特征，一直延续到东魏初期(541年)。但是已出现变化，A光背、项光和身光边缘出现一圈联珠纹，项光内出现一圈宝装莲瓣纹，光背火焰纹为剔地阳线，方座线刻供养人，使得“莲花手观世音”到此达到最为精致。另外，B光背已由火焰纹变成线状放射纹。C的项光消失，观世音花冠的蝴蝶状缙带已较一期变小。C项光和身光繁复，观世音花冠缙带下垂。

该期的最大变化是出现Eb(506年)，即椭圆形光背，观世音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其下有两层四足方座。观世音施无畏和与愿印，是承袭了佛陀的造像特征，从此时开始，出现佛装观世音菩萨像，或者佛陀造型以观世音命名的金铜造像。

第三期(507~534年)，北魏晚期，出现A、A、B、B、C、Da、Da、Da、Db、Db、Ea、Ea、Eb、Eb和F。观世音单尊像八种类型在本期最为齐全，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美，标志着观世音造像在本期达到鼎盛时期。具体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以施无畏和与愿印为标志的两个观世音类型D、E型，包括舟形光背、戴花冠的Da，椭圆形光背、戴花冠的Db，舟形光背、戴花冠悬缙带的Ea，舟形光背、戴花冠悬缙带的Eb四个亚型，种类和数量在观世音造型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标志着在本期完成了由“莲花手观世音”向具有佛陀形象特征的观世音形象的转变。为了进一步凸显观世音形象受尊崇的地位，本期流行双层四足方座。

第二，观世音帔帛形态呈现复杂化趋势，表现为五种形式：其一，延续交缠双臂形式，如A；其二，帔帛从双肩向下在腹前交叉，形成X形，然后经双

手从身体两侧下垂至台座，这类帔帛最多，有A、B、B、Da、Da、Da、Db、Db、Ea、Eb；其三，帔帛在腹前呈双重U形衣纹，如C；其四，帔帛斜披一肩，如Ea；其五，帔帛从双肩向下在腹前交叉，在腹前形成两个不规则的U形衣纹，如Db。可以看出，在五种类型的帔帛中，以第二类(即观世音腹前X形帔帛)数量最多，因此，它是本期观世音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在本期，观世音金铜像制作工艺复杂丰富，有线刻、浮雕，浮雕之上再施线刻，然后鎏金。制作精美者集上述几种工艺于一身，其代表有□妙□夫妻造观世音像(513年)、王□奴观世音像(516年)、李其麟观世音像(521年)。

第四，出现杨柳枝与净瓶组合、宝珠形项光的新类型观世音形象(F)，观世音削肩、束腰、长裙贴体，造型比例准确，结构感强。这种从异域传入的观世音形象的新粉本，丰富了观世音形象的造型。

第四期(535~550年)，东、西魏时期，A型手持莲蕾、B型手持莲蕾和净瓶的组合消失，类型减少到四种，出现C、C、Db、Db、Ea、F。

“莲花手观世音”消失，施无畏和与愿印观世音流行。出现最早的观世音多尊像，F康生造观世音像(539年)，一铺五尊，观世音像居中，头后为宝珠光，头戴花冠，缙带像发辫下垂，手持杨柳枝和净瓶，斜披帔帛，瓔珞呈X形交叉，观世音两侧有较小的菩萨胁侍，前面有二护法力士。这是典型的杨柳枝观世音造型，但是，该造像的铭文却为“天道佛”。可见，在造型上，虽然还是观世音的打扮，而从布局上，观世音与先前的单尊立像不同，增加了胁侍菩萨和护法力士的拱卫，这一般是佛陀三尊造像中主尊的待遇。结合铭文，足见当时把观世音视为佛陀已成为一种时尚。C光背边缘插挂花饰。

整体上呈简化的趋势：有的项光和身光消失，如C；多浮雕，如C、Db、Ea、F呈圆雕，光背修长，顶部尖锐。该期末期出现制作工艺衰退现象，如Db(550年)造像简括、模糊，光背线刻卷云纹浮浅，时断时续。

第五期(551~580年)，北齐、北周时期，C型消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失,流行观世音单尊 Da、Da、Da、Db、Db、Ea、Ea、Eb、F、F、F。出现观世音三尊 B、B。椭圆形光背观世音三尊像开始流行,即以观世音为主尊立于中央,两侧立小的胁侍菩萨。流行施无畏和与愿印观世音及手持杨柳枝、净瓶观世音。

观世音帔帛流行自双肩向下在腿前交叉,形成交叉的U形衣纹,然后经双手在身体两侧下垂至台座,如Db、Ea、F。也有在腹前形成X形帔帛,帔帛在双肩甚宽,颇好似披肩,如Da。

圆雕造像成为新趋势。F、F、F,这类造像人体的比例和结构适当,花冠、帔帛和璎珞处理细腻,出现透雕。圆雕造像的传统从此一直延续到隋朝,成为隋唐金铜像的主流,如F就延续了近20年(571~589年)。

总体来看,本期延续了东、西魏时期造像简括的特点,但是,也不乏精品,如博兴出土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年)薛明陵造像、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徐大智造像是这一时期罕见的制作精致、细腻的金铜观世音像。

从单躯造像整体来看,四足台座升高、变大,相比之下,光背和造像体量变小。给人的印象是,下大上小、足重头轻,既使得造像稳定性增加,又从视觉上突出了造像的高大。

第六期(581~608年),隋朝,出现A、Ea、Eb、Eb、F,观世音三尊A、A、A、B。

观世音三尊像数量大量增加,除了流行舟形光背三尊像A型三式外,F头后有宝珠光、持杨柳枝和净瓶的观世音也为一铺三尊。通过增加胁侍以烘托观世音主尊地位的表现方式,在这一期达到顶峰。

本期总的发展趋势是,造像制作工艺走向衰退,造像粗糙、简括,光背纹饰模糊、浮浅,一般为稀疏的线刻卷云纹,或者线状纹,有的连观世音的主要特征如花冠、缙带、帔帛的形态都不甚清楚,只能勉强辨认,如A(598年)、Ea(600年)。说明这类观世音形象逐渐消亡,即将为其他新造型所取代。不过,也有例外,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戒罗口造菩萨立像七尊,一主尊菩萨、二胁侍菩萨、二弟子、二护法力士,制作较为细致,延续了北魏晚期的制作传统,但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 四、初步结论与相关问题讨论

通过对约150例纪年金铜观世音像的类型和分期进行讨论,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早期金铜观世音像大约从5世纪70年代兴起,以莲花手观世音像为代表(A、B、C三型),6世纪初,模仿佛陀施无畏和与愿印说法形象的观世音造型开始出现(D、E、F三型);到北魏晚期(507~534年),说法的观世音形象的数量超过莲花手观世音像;到北周、北齐时期(551~580年),说法观世音像取代了莲花手观世音像,开始出现并流行以观世音为主尊,两侧胁侍菩萨夹侍一铺三尊,甚至一铺多尊的观世音像(观世音三尊A、B两型),把观音菩萨与佛陀相提并论。

那么,公元5世纪晚期到6世纪金铜观世音为何出现从莲花手到施无畏、与愿印这样一个重大转变?

刘凤君认为,山东博兴出土金铜观世音像出现着佛装、施无畏印和与愿印的原因是:其一,当地人们认为观世音具有佛那样能使众生无畏的能力,也具有佛的神力;其二,北凉县无谶译《悲华经》卷二《诸菩萨本授记品》记载,观世音为佛的太子,与弥勒一样,都是未来佛。<sup>[11]7-8</sup>但是,他的第一个原因未拿出佛典依据,只是主观推测;第二个原因则与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记不符。另外,李玉珉指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下简称《普门品》)和《请观世音经》皆说,观世音菩萨又名‘施无畏者’,或许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手作施无畏印的观世音菩萨应运而生。”<sup>[12]35</sup>李玉珉之说有顾名思义之嫌,看起来有一定道理,却未明究竟。笔者认为,只有回到历史的语境,站在当时人的立场,将佛典、观世音造像特征和造像记三者结合分析,才能对6世纪以后流行金铜观世音施无畏和与愿印予以合理的解释。

首先,从佛典来看,姚秦鸠摩罗什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提到,为了对众生说法,观世音的形体可因人而异发生变化:“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里提到观世音可现佛身,即以佛的形象出现,这就为观世音施加佛的无畏和与愿印提供了佛典依据。不仅如此,根据《普门品》记载,观世音还可以变成各种形象,面向各个阶层现身说法,上至现梵王身以度梵王,下至现童

男童女身以度童男、童女，“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尤其是“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可知，从佛典来看，首先是观世音可以现佛身，于是，在造像上面出现施佛之说法印就有了佛典依据；其次，往往人们在“怖畏急难”的关头，观世音总能随时出现，及时搭救众生，才被称为“施无畏者”。简言之，观世音首先具有佛的能力，然后根据众生的需求随时施以援手。观世音能够以各个阶层的身份，去满足各个阶层，尤其是及时满足下层民众的现实需求，这是他受到民众喜爱、崇拜的重要缘由，也是金铜观世音形像由5世纪后半流行莲花手，到6世纪变化为施无畏和与愿印的佛典依据。

其次，从观世音像造型和造像记铭文分析，一般金铜观世音像造型和造像记铭文大多相符，但是，从5世纪末开始，出现了观世音像与铭文不一致的现象。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比丘僧慧教造观世音像就没有提到常见的“敬造观世音像”内容，只有“太和十六年十月四日，比丘僧慧教为亡父母居家大小存亡常值诸佛从心”铭文，<sup>[13]36</sup>可能像主已把观世音视同为佛。如果说这段铭文并未直接把观世音称作佛，存在一定模糊的话，6世纪的金铜观世音造像记就直接出现把观世音视作佛，“正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胡绁妻造官世音佛一区”，这尊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观世音像的铭文直接叫“官世音佛”。另外，还有把观世音像称为“无量寿佛”、“天

道佛”的，更多的是这样的铭文“敬造观世音像……一时成佛”，把观世音与佛相提并论。因此，6世纪不少民众心目中把观世音视为佛，是金铜观世音像施无畏和与愿印的现实原因。

#### 参考文献：

- [1]李静杰.早期金铜佛谱系研究[J].考古,1995(5).
- [2]李静杰.中国金铜佛[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 [3]金申.博兴出土的太和年间金铜观音样式与源流[J].中原文物,2005(2).
- [4]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2007.
- [5]李静杰,田军.你应该知道的200件佛像[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 [6]季崇建.上海博物馆藏纪年佛教造像考证[J].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
- [7]李建丽.河北早期佛教造像[J].东南文化,2000(12).
- [8]张淑敏,等.山东博兴铜佛像艺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9]晋华,等.山西寿阳县出土一批东魏至唐代铜造像[J].文物,1991(2).
- [10]大和文华馆.中国的金铜佛[M].奈良:大和文化馆,1992.
- [11]孙福喜.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0.
- [12]李玉珉.山东早期佛教造像考——刘宋至北魏时期[J].故宫学术季刊,2004,21(3).
- [13]金申.佛教美术丛考续编[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

《新修大正大藏经》09册(姚素)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卷》第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陀教育基金会印。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1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15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 Genres Study of Gilding Bronze Guanyin Bodhisattva Statues in Early Periods of Christian Age

He Zhiguo

[Abstract] Gilding bronze Guanyin bodhisattva statues in the early periods of Christian age rose in around the 470s, with Padmapani statues as the prevailing model (type A, B, C). In early 6th century, preaching-positioned and giving-positioned Guanyin bodhisattva statues modeled on Buddha were created (type D, E, F). In late Northern Wei Dynasty (507-534), preaching-positioned Guanyin bodhisattva statues outnumbered Padmapani statues in various types. By Northern Zhou and Northern Qi period (551-580), preaching-positioned Guanyin bodhisattva statues became dominant, with two or more statues besides the main in the middle. (three-piece Guanyin bodhisattva statues, type A and B). The statues originated on the Buddhism scripture translated by Kumarajiva. The fact that people considered Guanyin bodhisattva as Buddha underlined the popularity of gilding bronze Guanyin bodhisattva statue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5th -6th Century A.D., Gilding Bronze Guanyin Bodhisattva Statues in Christian Age, Type, Period, Characteristics